

IGNAZIO SILONE : FONTAMARA

意西龍作・綺紋譯

意大利的脈搏

國際文藝叢刊 金星書店刊行

國際文藝叢刊

意大利的脈搏

(原名豐塔馬辣)

意 I. Silone 作・綺紋譯

金星書店刊行

國際文藝叢刊第一輯

中國大革命序曲

八五

法·馬爾勞作

王凡西譯

人的希望

法·馬爾勞作

戴望舒譯

震動世界的十日

美·李特作

王凡西譯

納粹貧血症

德·梭作

閔希之譯

黎明

日·島木健作著

適夷譯

即日出版

即日出版

即日出版

書名 意大利的脈搏

著譯者 意 I. Silone 作
綺紋譯

出版者 金星書店

發行者 金星書店

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四樓五號

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月初版

精裝 一元二角
平裝 七角



西龍（一九三七年）

楔子

這部書裏說的，是去年在豐塔馬辣村發生的事情。

豐塔馬辣是馬西加省最貧苦的最落後的鄉村，在已經乾涸的孚齊諾湖底北方。巖石的高崗之上有百幢左右的屋子，圍繞一個搖搖欲倒的教堂，都是一層樓房，不整齊的，黝黑的，受風吹雨打破損了的，屋頂胡亂蓋些磚瓦及種種破片。大多數屋子祇有一個通口，做門，做窗，又做煙囪。屋內沒有甚麼地板，牆壁是潮濕的，人就在其中飲食，住宿，生男，育女，豬，驢，羊，雞也都在那裏面做窩。

除此以外，關於豐塔馬辣村再沒有甚麼可說了，倘若那裏沒有發生過這些希奇的事情。

我的一生頭二十年光陰就是在這個鄉村度過的，關於牠我也沒有更多的話可說。

在二十年中，同樣的天，同樣的地，同樣的雨，同樣的雪，同樣的房屋，同樣的教堂，同樣的年節，同樣的飲食，同樣的貧窮，——一種貧窮，高傳之曾，曾傳之祖，祖傳之父，父傳之子。人類，畜性和土地底生活，老是走馬燈般，隨着四時自然底變化，週而復始的。起初是播種，以後是鋤草，以後是修剪，以後是施肥，以後是收割，以後是採葡萄，以後呢？

又是那一套：播種，鋤草，修剪，施肥，收割，採葡萄。

永遠是一個樣的，是一絲不走樣的，永遠是。

一天過了又一天，一年過了又一年，少年人變老了，老年人死去了，人們總是播着種，鋤着草，修剪着葡萄藤，施着肥料，收割着麥子，採着葡萄，以後還有甚麼事情呢？

總是一個樣。再以後呢？永遠是一個樣，這年同上年一樣，這季同上季一樣，這代同上代一樣。

雨季時候，人們就忙着「家事。」這就是說：人們吵架。在豐塔馬辣村，沒有兩家不沾

親的。在小鄉村，大多是家家連親帶戚的。所以大家都有共同的利益。所以大家也都互相爭吵。吵的總爲同樣的事情，代代相傳吵不完結的事情，無窮無盡的訴訟，無窮無盡的消費，祇爲的確定一叢荆棘究竟屬誰所有。這叢荆棘給火燒光了，但人家還是爭吵下去。一切都是不得不然的。人們這個月儲蓄了二十索狄，下個月三十索狄，夏末甚至一百索狄；十二月份已經儲蓄起三十里爾了。但以後害了一場病或者發生了一次災禍，十年積蓄一旦用光了。人們又重新開始：每個月二十索狄，三十索狄，一百索狄地儲蓄起來。以後又是那樣用光了。在平原上，種種式式地變化。在豐塔馬辣村則甚麼都沒有改變。地土是巖石質，磽瘠的，沒有多少出產，一點點耕地分了又分，而且抵押了債款。沒有一個農民有幾公頃以上的土地。

孚齊諾湖底乾涸，最近八十年來使附近一帶溫度增高，以致週圍山丘底種植完全破壞了，橄欖樹完全枯死了。葡萄藤懨懨一息，葡萄很少能完全成熟，須待十月底初雪之後才能採取，而且祇能製成一種苦澀的檸檬一般酸的酒，栽種這種葡萄的窮苦農民，也

祇好喝這種酒。

孚齊諾湖乾出來的地面並不能補償這個窮困。這地面如今是意大利最肥沃的區域了。牠產生的巨大財富並不存留在本地，而是流向城裏去了。

孚齊諾區域一萬四千公頃的地產，連同羅馬附近以及托斯堪那區域許多巨大的地產，是屬於一個所謂安洛倪王爺所有的。這人是當初法國奧衛痕地方一個叫做安洛痕的人底後裔。這安洛痕於前世紀初年跟隨一團法國軍隊到羅馬來，就在那裏落了籍，在那裏做投機事業，起初靠着戰爭，以後靠着和平，以後靠着鹽，以後靠着一八四八年戰爭和繼起的和平，靠着一八五九年戰爭和繼起的和平，靠着布爾奔王族底得勢和失位。一八六〇年之後，由於一個西法拿三個合股公司股票底跌價，他居然佔有了這個公司；依照拿波里國王賜予這個公司的權利，安洛痕有九十年使用這孚齊諾湖乾涸地面之權。但因他有功於畢孟王朝，他就得到這肥沃區域永久佔有權以為酬報。初時他僅封公爵，以後陞為王爵。

這個「安洛倪王爺」有自己的衛隊，保護自己的財產。足足六十公里長的壕溝，圍繞他的大地產。要進裏面去必須從吊橋經過，夜間這些吊橋懸掛起來。誰也沒有權利在這寬闊領地內建築房屋或茅棚。

這領地內有一萬貧農在工作。所謂「安洛倪王爺」將他的土地租給鄰近的律師，醫生，公證人，教員和富農，他們將租來的土地，或者佃給人種，或者雇用貧農做日工自己來種。在這乾湖沿岸諸大鎮市，因此每天早晨都有一次「貧農市場」，以便安洛倪諸租戶購買勞動力之用，貧農必須走五公里至十二公里才能到他們工作的場所。

安洛倪每年從孚齊諾取得的巨大財富，同貧農底窮苦成了一個明顯的對照，計有：三十萬公擔甜蘿蔔，三十萬公擔麥子，一萬公擔各種蔬菜。

孚齊諾出產的甜蘿蔔都是歐洲一個最大的製糖工廠拿去製糖的。至於種甜蘿蔔的貧農，則每年復活節時才能在糕餅中嘗一點甜味，孚齊諾出產的麥子差不多全部運到城裏去，製成白麵包，糕餅和點心，連城裏人養的狗和貓也吃那裏的麥子。至於種麥子

的貧農，則一年中大部分是靠玉蜀黍爲生的，因爲他們的工錢不夠一飽，祇能讓他們苟延殘喘，而不夠他們生活。

以前好多人移殖到美洲去。大戰以前，豐塔馬辣村人甚至在阿根廷和巴西尋覓他們的幸運。成功的人衣錦還鄉了，但並不回到豐塔馬辣村來，而是定居在鄰近的區域，那裏，用他們的積蓄有希望多獲一點利。失敗的人則仍舊回到本村，仍舊過他們的無聊的愚昧的生活。他們在海外所見的生活，像失去的樂園一般，留在他們的夢中。

去年幾個星期之內在豐塔馬辣村發生的事情，使得許多世代以來停滯的生活，又流動起來了。

報紙起初沒有留意這事情。幾個月之後，意大利和外國才紛紛傳揚這個新聞。

豐塔馬辣村本是一個小鄉村，無論甚麼地圖上都找不到的，如今忽然成爲紛紛議論底對象了，成爲意大利一大部分底象徵，尤其南意大利底象徵了。

關於豐塔馬辣村的新聞，我起初以爲太近於幻想了，差不多以爲是不可能的，是人

家杜撰出來而托名這個偏僻的又難於查考的鄉村的，至於爲甚麼托名這個鄉村則無從知道。我想得到直接的消息，但我的一切努力都沒有效果。

可是，有一天，我深夜回家來時候，我發現有三個貧農躺在我家門口地上瞌睡，兩個是農夫，一個是農婦。從他們的衣服和麻袋，我立刻認出他們是豐塔馬辣村人。我一回到門口，他們就站起來了，在煤氣燈光之下我也認得了他們的面孔。他們果真是從豐塔馬辣村來的。

一個是高而瘦的老頭子，緩慢的熊一般的動作，和長滿了鬚鬚的皺皺的面孔。在他的背後身影中立着他的女人和他的兒子。

他們進我的房子來。他們坐下來。他們開始說了。

老頭子先說。然後女人說。然後老頭子又說。然後女人又說。然後老頭子又說。然後兒子說。最後老頭子說。

老頭子說完了之後，東方已經發白了。

他們所說的，都記在這部書裏面。

有二點，必須在這裏解釋一下。第一，我的記載，讀者一定以爲是同他一向所想像的南意大利圖畫般景物相矛盾的，在別人的書裏，這塊地方是一個幸福的美麗的國土，農民們快快活活地哼着歌上田裏做工去，姑娘們穿着美麗的衣裳，互相唱和，近旁樹林內則有黃鶯兒在嬌啼。

在豐塔馬辣村，自然是一種不同的情景。

誰要在這故事裏尋找甚麼有關民俗學的東西，那他是要失望的。其中沒有一個字提到豐塔馬辣村人底服裝。他也尋找不到一句方言。

豐塔馬辣村並沒有甚麼樹林。山是光禿而醜陋的，同最大部分阿平寧山脈一般。鳥類很少。沒有黃鶯，在那裏的土話中也發現不出有黃鶯來到的證據。農民們不唱歌，既不唱，也不獨唱，喝醉了酒並不唱，去做工時候更加不唱，他們倘若發生一種大感情時候，

就詛咒，無論是喜或是怒。他們從來未曾由此發揮出甚麼多的幻想。他們選擇所認識的二個或三個聖者，總是用同樣的話亂扯一陣。

我少年時，在豐塔馬辣村能唱歌的，祇有一個人，一個鞋匠。他祇能唱一隻歌，那是關於阿比西尼亞戰事的開頭說：

巴底塞拉呀，

不信任黑人呀！

豐塔馬辣村青年人，聽到這個歌聲，一天聽到晚，一年聽到頭，而唱歌聲音又是一年比一年更加淒慘更加微弱的，於是發生了一種嚴重的憂慮，以為這位巴底塞拉將軍，或者由於狂勇，或者由於疏忽，或者由於輕率，也許還會去同黑人作戰。以後好久我們才明白：那種黑禍早已過去了。

第二，則是關於語言文字的。

請大家不要以為豐塔馬辣村人說的是意大利話！對於我們，意大利語，同拉丁語，法

蘭西語或世界語一般，是進了學校才學的。這對於我們是一種外國語，一種死的語言，牠的字彙和他的文法，對於我們，對於我們的生活和行事，對於我們的思惟和存在，毫無關係。固然不錯，有一些其他的南方貧農在我面前說意大利話和寫意大利文，這恰好同另一些的貧農一樣，他們到城裏去一趟，就要穿上潔淨的靴，繫上硬領和領帶。但人們祇消觀察我們一下，就認出我們是阿土生了。意大利語祇能殘損我們的思想，使之成為畸形的和庸劣的而表達出來。有人說：能拿某種語言來思想，才能以某種語言妥當表達自己的意思。這話若是實在的，則由豐塔馬辣村人說意大利話的困難，可以推論出：他們是不能拿意大利話來思想的。（由此又可見：今日的意大利文化，對於我們是一種陌生的文化。）

我們雖然借用了一種語言，但是講述底藝術則是我們自己的。這是一種豐塔馬辣村的藝術。我們做小孩子時候就熟習這種藝術了，在漫漫長夜中，傍着織布機，聽着軋軋的響聲時候。

這樣講述方法和我們古舊的織布術，並沒有甚麼不同。講述一件事，是一個字接連別個字，一句話接連別句話，一行書接連別行書，一個人物接連別個人物；織布也是這樣：一條線接連別條線，一種顏色接連別種顏色，清楚地，整潔地，恆常地，明白地。起初祇看見花柄，然後看見花葉，然後看見花萼，然後看見花瓣。但人們一開始便知道這是一朵花。所以我們的勞績，在城裏人看來是奇特的。我們從未曾想法將這些勞績賣給城裏人，我們從未曾向城裏人兜攬過，我們曾請求城裏人拿我們的方法來講述他們的故事麼？我們從未曾請求過他們。因為每個人都有權利，用自己的方法來講述自己的故事。

光

老頭子開始講述：

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，豐塔馬辣村沒有電燈，六月二日，六月三日，六月四日，豐塔馬辣村仍舊沒有電燈。

以後幾天也是這樣，以後幾個月也是這樣，直至最後豐塔馬辣村就習慣了靠用月光了。從用月光到用電燈光，這個鄉村足足過了一百年長久：這是一條長遠的道路，中間曾有一段用橄欖油，又有一段用煤油。但從用電燈光回到用月光，則祇消一個晚上。少年人不曉得歷史，但我們老年人，我們是知道的。我們知道，畢孟人賜給我們南方農民的一切新花樣，老實祇有二件東西：電燈和紙煙。

電燈，他們又拿回去了。紙煙也請他們收回去罷。因為我們有煙草就夠了。

電燈第一次不亮時候，我們並不驚怪，雖然這是一件可驚怪的事情。

對於豐塔馬辣村，電氣已經變成了同自然力一個樣；沒有人付電費，已經好多個月了。不付電費。那個公差，每月定規要送那蓋有「未付」印子的賬單來的，最後甚至不來了。這種賬單是僅有的紙頭，我們常用來揩拭煙管。那個公差最後一次來村時候，差不多送了性命。他走到村口，忽然響了一槍，險些打中了他。他本來是很小心在意的。他這次到豐塔馬辣村來，是趁着男人出去做工，祇剩女人和小孩在家裏時候。他是很和氣的，他分發賬單時候，扮出一副畏怯的同情的幽默面孔：『不相干！請您拿去罷，家裏多了一張紙頭總是有用的。』可是無論如何和氣，還是無濟於事。事後，一個車夫告訴了他，不是在豐塔馬辣村，因為他再不敢來了，而是在下面城裏告訴他的，說：那一槍，目的不是在他本人，不是在這位公差因奴成錯。拉·列哲本人，而是在那個捐稅。不過那次若是槍彈打中了他，死的就不是捐稅而是他了，何況死後沒有一個人哭他——所以以後他不應當去的。雖然如此，他卻未曾想到去控告豐塔馬辣村人。因奴成錯有一次對人說：『蝨子若是